



巴黎的秘密

欧仁·苏等著

目 录

电影杰作

贫 婪 [美] 埃·马·斯特劳亨编导 韩树站译 · 1 ·

世界十二部电影杰作之一，根据美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弗兰克·诺利斯的小说改编。编导以狄更斯、左拉、莫泊桑为师，采取了独具一格的现实主义手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缩 写

巴黎的秘密 [法] 欧仁·苏著 皮埃尔·博蒙缩写 艾学译 · 87 ·

欧仁·苏为著名连载小说作家，与大仲马齐名。《巴黎的秘密》这部百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描写下层社会，情节曲折动人，曾在报上连载经年，轰动巴黎，至今仍有众多的读者。从缩写本可以窥见全书概貌和主要内容。

中篇小说

白马骑士 [德] 特奥多尔·施笃姆著 杨武能译 · 149 ·

十九世纪德国卓越的小说家兼诗人。他的小说《茵梦湖》早经郭沫若、巴金译介到中国来，深受读者欢迎。《白马骑士》是最成功的一部小说，被视为德语文学的杰作。

侦探小说

少女之死 [比利时] 乔治·西默农著 李宝源译 · 250 ·

西默农是当今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所作大量侦探小说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广泛流传。他塑造的梅格雷警长的正面形象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少女之死》生动地描写了梅格雷侦破一桩街头无名女尸案的曲折过程。

抒情诗

阿赫玛托娃诗八首〔苏〕 王守仁等译 · 241 ·

阿赫玛托娃，苏联著名女诗人。她的诗以短小精致的形式袒露复杂的内心矛盾，被认为“室内抒情诗”的典型。苏联许多青年诗人特别是女诗人，纷纷仿效她的诗风。她的诗在西方也受到了赞誉。

图版

音乐会（局部） [法] 雷阿诺 · 封面 ·

索塞克斯风景 [英] 伊里斯·拉弗留斯 · 封二 ·

维尔斯特泽地农舍 [西德] 阿图尔·博斯坎普 · 封三 ·

题图、插图：梁惠统、吴然、芒种、尤开民、闻兮

巴黎的秘密（“漓江译丛”第二辑）

1981年12月出版

编辑、出版者 漓江出版社（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印刷者 广西民族印刷厂 发 行 者 广西新华书店



贪婪

[美] 埃立克·冯·斯特劳亨 编导

韩树站 译

《贪婪》为二十六个国家一百一十七位电影史学家评选出来的世界十二部电影杰作之一，是根据美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弗兰克·诺利斯的小说《麦克·蒂格》改编的。

影片编导斯特劳亨出身德国容克贵族，后来移居美国，为好莱坞导演了这部影片。影片原来放映时间长达五小时，经过删节后，剩下二小时三刻钟。译文根据原本作了一些增补。

影片主人公麦克·蒂格在治牙时爱上了朋友马库斯·斯库勒的表妹特里娜。婚后，由于特里娜变得贪婪、吝啬，加之马库斯出于嫉妒，迫使麦克停业，夫妻困窘，感情破裂。麦克杀死妻子卷款潜逃。马库斯为了把这笔钱抢到手，迫至荒漠中的“死谷”。在殊死搏斗中，他用卡在皮带上的手铐，拷住了麦克的手，麦克却夺过武器，打死了马库斯。但他找不到开手铐的钥匙，只好拖着马库斯的尸体，在荒漠中爬行，直至奄奄一息……

编导以狄更斯、左拉、莫泊桑为师，采取了独具一格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影片最重要的特点是，象小说中那样，主人公的性格随着时间和剧情的发展而逐渐变化。麦克·蒂格最初善良多情，后来变成一个积怨难平、嗜酒成性的蛮横之徒。特里娜开头年轻单纯，后来变成泼妇。马库斯开头不过是粗俗、造作，后来却变成只顾泄私愤的可惜家伙。影片对环境的拍摄令人留下难忘的印象：特里娜坐在修牙的椅子上，麦克·蒂格第一次忍不住亲吻了她；特里娜关起门来，拿出金币放在赤裸的身上蹭来蹭去，背景是冰冷的顶楼；马库斯和麦克·蒂格在荒凉的死谷搏斗，周围的景物和气氛都非常动人地衬托出人物的心理和活动。这种利用实景的手法为后来的影片所师承。

——译者

简明扼要的演职员表推过以后，映出下列字幕：

我从不乞求成功。我从不随俗浮沉。无论人们高兴与否，我讲的全然都是事实。过去是事实，现在仍然是事实。

弗兰克·诺利斯（1870—1902）

故事发生在1918年至1923年。

北斗七星矿——康提金矿

第一条字幕：“二十世纪初期，加利福尼亚州一座金矿。”

第二条字幕：“金子，金子，金子这种物质，它可以熔化、镌刻、剪裁，但是难于找到，难于保存、偷盗、借贷、侵吞。”

金矿附近，树木葱郁的田野。背景是一座小屋。小屋近景，炊烟袅袅。矿井入口中景：矿工们忙个不停。一系列工人的手部特写：有的搓碎泥土，有的打碎土块。一名矿工的手部近景：它用一张宽大的、短把的铁锹堆土、筛选。矿井入口处，矿工们来来往往。其中一人肩扛大梁，向洞口走去。一辆运料车开往前景。

金矿——内景：麦克·蒂格一只手拿着蜡烛，另一只手拿着一块矿石。他把矿石扔在地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装好的烟斗，把烟点燃，别出心裁地吐出一口，推着小车向观众走来。后景中，矿工们在继续劳作。麦克背对观众，把小车推向洞口。那洞口从后景可以看到。

金矿——外景：麦克从矿井走出。他停顿片刻，稍稍直起腰，靠近小车，吸着沁人心脾的新鲜空气。一只鸟儿落在轨道

上，用尽力气也飞不起来，大概它受了伤。麦克听到鸟的啼叫，看看周围，觉得鸟儿会被轧死。他叼着烟斗，步履沉重而又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俯下身来，用手摸摸鸟儿，捧在手中，一边吸烟，一边把鸟儿贴在脸上。特写：麦克抱着鸟儿，他的嘴与鸟嘴相对。

麦克站起身来，继续深情地看着鸟儿。他捧着鸟儿，回到车后，重新推车。他只用一只手推走满车矿石，显示出无穷的力气。他背向观众走去，与迎面而来的一辆小车相遇。两位工人来到一处，停下交谈。麦克·蒂格把受伤的鸟儿指给同伴看。这位矿工有一副肮脏而丑陋的面孔。他冷笑着，狠劲推开麦克的手。由于用力太猛，麦克一下子把手松开，鸟儿掉在地上。俯拍的特写：鸟儿倒地，奄奄待毙。麦克愕然。他扫了鸟儿一眼，把头扭向那兴高采烈的矿工。麦克渐渐愤怒，一把抓住他的胸脯，象小孩一样轻轻举起，搯在一旁。

矿工跌到溪谷边缘，被摔得晕头转向，抓不住荆棘丛，一直滚到谷底。那里，小流水淙淙。麦克·蒂格怒气冲冲，眼皮低垂；显然，他的目光射向小谷。矿工滚到水边，慢慢爬起，侧坐一会后，艰难地、踉踉跄跄地向上攀沿。麦克怒不可遏的表情逐渐化为痴呆和瘫软。汽笛的烟雾三次升起，表明换班的时刻到了。麦克缓缓离开。

字幕：“这就是麦克·蒂格。”

麦克·蒂格家的小屋——内景、晚上：麦克·蒂格的母亲，一副疲乏的样子。她关上炉门，站起身，看看挂钟正指向十八时三十分。知道还有片刻休息时间，她倒在就近的一把椅子上。房屋破旧不堪，墙上涂着石灰。母亲面向观众，精疲力竭，用围裙扇着，这表明厨房里很闷气。离她不远的桌子上摆着一本旧杂志。母亲怔怔地出神。她的外表不但疲乏，而且痛苦。

字幕：“这就是麦克·蒂格的妈妈。”

一家酒馆和一座广场：一辆四轮马车驶到广场。赶车人座位上方的铁杆上，一颗硕大的牙齿在来回晃动。粗笔描画的字母显示出，主人是“无痛手术大夫波特，外科——牙科医生”。“拔牙、镶牙，保证不疼。五十美分至一美元。”酒馆的两个女佣注视着牙医的到来。他趾高气扬地从车上走下：此人五十来岁，身着礼服，长一脸络腮胡子，嘴里叼着烟斗。他走上前来。行人向他问侯。他一边还礼，一边散发说明书。

字幕：“麦克·蒂格妈妈只有一种想法，一种希望：要儿子出人头地。时机到了。”

酒馆——外景：许多顾客和女佣聚在窗户里面，向广场张望。

广场——外景：众人团团围在牙医四周。他正在为姓秦的中国人治牙。麦克母亲目不转睛地望着。麦克本人也饶有兴趣。麦克母亲盯着儿子。牙医治牙。镜头回到麦克，然后回到出神的母亲：她梦见儿子站在牙医的位置治牙……秦仿佛不怕。拔牙以后，麦克叫秦吐一吐，周围人群鼓掌。一个穿着睡衣的胖女人鼓掌。秦站起来向麦克致谢。梦境迅速消失。画面上真正的牙医正向中国人讨钱。母亲喜上眉梢。

小屋——内景：母亲古怪地坐着。她卷起儿子的用品（被子、袜子、衬衣……），拿出原属丈夫的大挂表。表的金链上饰有一颗牙齿，这个象征使她感到激动。她继续拾掇东西，捆成包袱，然后坐下，把一枚二十美元的金币装进钱袋，放在桌上，支着臂肘。

小屋——外景、深夜：麦克·蒂格下班回家。

小屋——内景：母亲正在打盹儿。听到儿子的脚步声。她惊醒过来，看着他脱掉靴子。她叫他走过来，坐在自己身边。儿子看见包袱，感到非常惊奇。母亲万分激动地向他说道，矿井没有前途，牙科医生已经同意带他去作学徒。他略觉诧异，听母亲说话，盯着母亲，无动于衷地接受吩咐。她把二十美元的金币和手表递给他。他拿着手表玩。

小屋——外景、晨曦：

字幕：“麦克·蒂格随同巡回牙科医生登程出发，学习牙医。”

小屋前，停着牙医的马车。麦克·蒂格把包袱和鸟笼放在身后，提着饭篮，转向母亲。母亲紧紧抱着他。他登上马车，坐在牙医旁边。母亲握住牙医的手，而后久久搂住儿子的手。儿子淡然置之。最后，她向外稍许靠靠。

麦克突感不安。他慌张张地在衣袋里摸来摸去。他终于摸到，掏了出来。他打开包着东西的报纸。大特写：一枚二十美元的金币。

牙医扬鞭催马。马车背对观众远去。母亲伸出双手，向同一方向跑出几步。

马车碎步驶走。母亲泪流满面，伫立不动。马车几近消失。母亲咬着手帕，将手帕撕破。

字幕：“江湖医生以自己的方式教他医术。几年以后，麦克·蒂格‘大夫’在旧金山开了一所牙科诊室。”

街道的一角，麦克“牙科诊室”（兼卧室）的窗外，有一颗牙齿的招牌。十字路口车水马龙：汽车、有轨电车和众多行人。从窗户往里望去，麦克正为一位患者治牙。突然，他抬起眼睛。大门敞开，马库斯进入，后面跟着一个羞怯的、戴一顶大黑帽的年青女子。麦克望望特里娜，心中颇感惊异。他示意马库斯

稍候一下：

“请坐，马库斯。”

马库斯和特里娜面向观众，并肩而坐。他们向麦克的方向望着。麦克看牙。镜头回到他们二人。马库斯用肘碰一下特里娜，伸出拇指：

“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家伙！”

他指手划脚地说着，筋肉拉得很紧。特里娜带着赞叹和忧虑的神情望着马库斯。马库斯对自己的朋友赞不绝口：

“瞧他多么高大！真是一把好手！”

麦克要患者张开嘴，镶上一颗牙。屋子里边，玛丽亚·麦卡帕正在整理一些什物。镜头回到并坐的二人：马库斯向特里娜指一指玛丽亚，用食指弹弹太阳穴，对她说，她有点儿傻。玛丽亚走上前来；她肮脏不堪，一头乱发。

玛丽亚走近二人，向马库斯伸过一些彩票：

“买我一张彩票吧。”

特里娜神情激动。马库斯嘲讽地从口袋里掏出三角钱，表示只有这么多了。

（玛丽亚）：“才一个美元！”

马库斯稍稍失去冷静；玛丽亚紧追不放。他恼火地说：

“抽彩，这是违法的。”

玛丽亚望着画外的特里娜：

“碰碰运气吧。拐角的肉店老板最近抽签赢得二十美元。”

特里娜感到局促不安。马库斯觉得厌烦，搔搔耳朵，然后把食指放进鼻孔。玛丽亚进退两难。特里娜从包里拿出一个美元，递给玛丽亚。玛丽亚给她一张彩票。特里娜目不转睛地审视彩票，然后指给马库斯看。玛丽亚道谢离去。马库斯看看彩票说：

“现在你可以扔掉它了……要末就还给她！”

特里娜耸耸肩膀，把彩票放进包里。

麦克扶住病人站起。女患者走开。他站在椅子旁边，稍感不

安地等候马库斯和他的女伴。他大声擤鼻涕。二人走过来。马库斯为他们介绍：

“我的老麦克，握握我表妹特里娜的爪子吧，她是我的好友！”

两个男人相互握手。麦克尴尬的特写。特里娜的特写：她抬眼打量着麦克的高大身躯，内心感到惶恐不安。麦克显得腼腆。他把手伸给特里娜。大特写：麦克颤抖的大手握紧特里娜的纤细手。二人面面相觑。马库斯说：

“别让她太疼！……啊！……我走了，我在我的狗医院里还有事呢。”

马库斯拍一拍麦克的肩膀，向特里娜扫了一眼，然后走开。在敞开的门槛上，他狡黠地说：

“尤其是，你要认真！”

他走出门去。麦克要特里娜就座。特里娜为了打破沉默，立刻向他述说自己的病情。她张开口，指指病牙。麦克检查画外的口部，点头称是，好象说：“我给你治这一颗。”他把一块毛巾围在她的脖子上，转身拿过一件材料，重新向她俯下身去，这才看到她还戴着帽子，便叫她摘掉。她摘下帽子，放在膝盖上。他把小镜子对准特里娜，全神贯注地检查她张开的口腔。他又直起身来，搔搔脑壳。特里娜惴惴不安：

“怎么，大夫，够糟的，是吗？你看怎么办？”

麦克的脸一直对着地面：

“碎牙的牙根留在颌上了，必须拔除。而且我想还要拔掉另外一个前磨牙……安上一个齿桥。”

特里娜害怕，喊道：

“啊！不，那太贵了！”

他继续摇头。虽然有些不安，他还是告诉她说，他再检查一遍她的牙齿。他摸摸其中的一颗，发觉它活动得非常厉害，摇摇头。

字幕：“麦克·蒂格想要取悦一个女人，这还是平生第一

次。”

麦克忐忑不安，一筹莫展。他把双手放进口袋，走向窗户。“必须拔掉这一颗，”麦克扭头对她说。特里娜断然拒绝，“缺了一颗，已经够受了。”麦克回到她身旁，怀着愉快、惊奇而又烦恼的复杂心情说服她。特里娜啜泣。麦克深感为难。他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他决定再检查一下牙体……然后用手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她终于明白过来，表示任其自便。麦克答应她，手术中不会有任何痛楚。他拿起一把钳子，把她的病牙拔掉。正当她想喊叫时，他把钳子夹住的牙齿拿给她看，问她是不是太疼。她说很疼。麦克吃惊，哆哆嗦嗦地倒满一杯水给她漱口。他把病牙放进盘子，然后拿起石板，约定下次就诊的时间。她把手伸给他，说了一声“再见”，便走出去。

剩下麦克独自一人，他似乎有些怅然若失，又一次伸出手来。他烦乱地在屋里踱来踱去。他发现，在椅子旁边的地上，有一只发卡。他捡起来观赏一番，感情冲动地扔进字纸篓。一会儿，他清醒过来，整理一下自己的器械，开始对着特里娜的牙齿出神。他回到字纸篓那里，取出一张纸，小心翼翼地把牙齿包起来。他一边这样做，一边偷偷摸摸地张望，不让任何人看见他做这种蠢事。他把牙齿装进口袋，在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下，坐在椅子上，抚摩特里娜放过手的椅子扶手。他闭上两眼，咬紧牙关，一下子把头靠在椅背上，抓住两边的扶手，怔怔地出神。

麦克房间——夜间：麦克坐在床上，穿着一件吓人的法兰绒睡衣。他拿出一面小镜子，生来第一次照照自己。然后站起身，从上衣口袋里找出包牙齿的纸包，小心地打开，感慨万端地看来看去。

字幕：“此后两个星期中间，她每两天来一次。”

特里娜坐着。麦克俯下身去给她打针。她显出疼痛的样子。

他怫然不悦。她疼得难受。他给她看一个小瓶，那是她指名要的一瓶硝酸盐氧化物：

“乙醚，危险较小。”

她在疼痛中点头同意。于是他向她解释说，要让她嗅一嗅特制的小口罩上浸透了乙醚的棉花。这就需要她在椅子上坐稳，成半卧的姿势。她服从了。他俯下身去。

字幕：“麦克用上了乙醚。”

特里娜面部口罩的特写。麦克靠边站一站，神情极其紧张。特里娜慢慢麻醉过去。过了一会儿，他摘掉她的口罩，凝视着她。镜头从特里娜脸上摇开，滑向全身，中间在腰部停顿片刻。麦克气喘吁吁。他向她俯过身去，想要拥抱她，但又站起来，惶恐不安地瞧瞧周围是不是有人。室内别无他人。特里娜沉睡；她下意识地动动嘴唇。麦克擦拭额头，叹息。他又凑近特里娜，握紧拳



头，但终于克制住感情，摇头离开，嘴里嘀咕着什么。特里娜睡觉的近景。二人中景：他急急用器械撑开她的嘴，拿过牙钻。

字幕：“然而，麦克身上潜藏着父亲遗传下来的一种无形的力量。”

麦克为特里娜诊治，然后停下来。进展不够顺利。他把手放在眼上，接着放在头上。麦克的特写：双眼圆睁，鼻孔扩张，下唇突出。他贪婪地俯向特里娜。他再次缩回，好象有人企图拉住他……他掀开麻醉口罩，叹息着……因为嗅到特里娜头发的气味和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甜蜜而纯洁的香气。这使他最终却步了。鸟儿在笼中飞着。麦克直起身来，十分窘迫，手伸进头发，回味刚才的疯狂举动。他又拿过牙钻，开始全力治牙。

字幕：“麦克·蒂格被自己的行径搞得狼狈不堪，开始拼命干起来。”

字幕：“但是，在他的白璧无瑕的纯洁外表下，象阴沟一样潜流着遗传病的污泥浊水。为什么他要走到这一步？他不曾有过这种欲望。难道能够因此而受到谴责吗？”

特里娜渐渐恢复知觉，抬眼望望麦克。麦克不安地转过脸去。她兴高采烈地对他说：

“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

她朝他笑笑。于是他鼓足勇气，向她转过身来，有些笨拙但却开门见山地说：

“请注意听，特里娜小姐：我爱你胜过任何其他人！……我们结婚怎样？”

她迅疾起立，甩开他，神情显得悚惧而呆滞，但麦克仍然执拗地表示：“你愿意吗？……说呀，特里娜小姐，你愿意吗？”从特里娜脸上可以看出，她愣住了。他继续坚持。她摇头拒绝。他拿起她的手，翻来覆去地说：“你愿意吗？你愿意吗？”特里娜恐慌万状地看着自己被捉住的手，又一次摇摇头，挣脱麦克，蜷缩在椅子上。他走近特里娜，反复地说：“你愿意吗？你愿意”

吗？”她惊恐地一再说：“不，不，不，”突然把手放在前胸：

“啊！……我身上难受！”

“那是乙醚。”

麦克给她一块毛巾，为她倒一杯溴化钾，让她喝下去。她喝完，稍稍站起，仍然有些害怕地望着他。门铃丁零作响。

马库斯走进来。他乐呵呵地同他们打招呼。麦克和特里娜似乎感到拘谨，勉强作答。马库斯忧虑地皱起眉头，轮番瞅瞅他俩，把帽子折成拿破仑式的两角帽，右手齐胸放在背心上。三人笑着互相道喜。特里娜向马库斯示意，手术已经结束了。马库斯看看特里娜的嘴，表示满意：

“好……我跟你说过，麦克是个很好的人。”

马库斯愉快地拍拍麦克的肩膀。特里娜还在强自微笑。

“特里娜不必再来了。”

麦克心情激动，转身整理器械。马库斯通过眼神问特里娜，她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可以走了。她说是的，同时戴上帽子，从椅子上拎起提篮。二人走向门口。麦克匆匆过去把门打开，向他们道别。二人走出。他把门关上，心中怅然不已。

字幕：“他的梦完结了。”

麦克凭窗凝望。麦克眼中的十字路口全景。马库斯和特里娜登上一辆有轨电车，站在平台上，臂膀挽着臂膀，谈笑风生。麦克咬紧牙关。有轨电车启动，向海斯大街驶去。麦克不禁落下眼泪。

司机酒馆：麦克走进饭馆大厅，不见人迹，便靠边坐下。好挑逗的女侍海舍立刻走来，擦擦桌子，用铅笔搔搔脑壳，递给他一张菜单：

“来一盘鲜牛排？”

麦克抬眼望她，仿佛神不守舍，然后摇了摇头：

“给我一杯咖啡。”

海舍以惊奇的目光注视他，好象说“只要这些？”他点点头。海舍感到不安：

“大夫，你恐怕病了吧？”

他烦躁地摇头。女侍走开。他若有所思地把眼睛转向窗户，望着海斯大街的方向。

摆渡口：马库斯和特里娜站在甲板上。海鸥在他们周围盘旋。特里娜满面愁容地望着海水。她看到波涛滚滚的连续画面。马库斯急忙拴上两条下垂的线，线端吊着一小块面包。他环顾周围，把线坠入水中。线在水中下沉。海鸥匆忙飞来啄食面包，但是吞不进去。海鸥在水中痛苦挣扎。马库斯心满意足，笑逐颜开。

麦克房间——夜间：麦克坐在床上，搓搓前额，推开被子，站起身来，拿出纸包里特里娜的牙齿玩赏。

司机酒馆——白天：麦克从中走出，嘴里叼着一根牙签。野游的人们高高兴兴地与他迎面相遇。他走出酒馆，听到有人叫他。回头一看，是马库斯领着四只狗来找他。马库斯问麦克，星期天下午打算干什么。麦克耸耸肩膀：“没有安排。”马库斯立即说道：

“我要遛遛这几条狗。我们出去散散步，嗯？我们一直去到悬崖旅馆。”

麦克不大高兴，但马库斯硬把他拖走。

悬崖旅馆：海豹出没的悬崖。麦克和马库斯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最后走进了饭馆——酒吧间。

饭馆——酒吧间：麦克和马库斯面对观众坐着，中间隔着一张桌子，桌上摆有两杯啤酒。马库斯吸着雪茄说话（在他的上衣

翻领上有一枚徽章)。麦克目光忧郁，盯着地面发愣。马库斯说道：

“你这会儿怎么了，麦克？有什么难处……吐出来吧！”

麦克摇头否认。马库斯一股劲儿诘问：

“啊！……坏蛋，我敢说你爱上谁了！我一定助你一臂之力，老兄。”

麦克一副窘态，不能自制，转过头去，随口说道：

“是……是特里娜·西普。”

马库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特里娜……我的……我的表妹！你说说你也……这意味着什么？”

麦克耸耸肩膀，表示“我不知道”。马库斯惊异不解。他倚着座椅靠背，心头升起一股无名怒火。麦克傻气地试图把事情说个明白：

“我与她离得太近……她的发味，她的香气……你可知道！”

马库斯扔掉雪茄站起身来，双手插在衣袋里。他双眉紧蹙，憔悴地望着行人走过。大海和波涛迅速迭化。行人不断。马库斯怒发冲冠，但是无能为力：

“怎么办呢？”

麦克坐着。他愁思满怀，摇摇头。大海：海豹在远方吼叫。麦克抬眼望着马库斯。

“我不希望……我们之间发生什么事情，麦克！”

马库斯雍容大度地拍拍朋友的肩膀，重新坐下，装出一副悲凉的样子：

“我让位，老兄！”

二人万分激动。马库斯挺起胸膛，似乎要大吹大擂：“我，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说着站起来，把两手伸给麦克。麦克起立。他们满怀激情地把手握在一起，几乎哭出声来。马库斯叫道：

“生——死——之交！”

